传统存在论的确立及其现代发展

张晓兰,孟玲^①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要] “存在”是西方几千年来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文章首先追溯存在的词源,并且阐述由巴门尼德所开创,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西方传统存在论。这一传统的根本确立,就意味着他们区分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认为真理只属于超感性世界。随着近代认识论的转向,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成为了中心问题,传统存在论问题在现代发展中也陷入了危机。从笛卡尔到康德,存在思想不断变化,逐渐被主体所同化,并且被黑格尔最终完成。文章最后将阐述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所进行的彻底批判。

[关键词] 存在论; 存在; 概念词源; 传统存在论确立; 现代发展

[中图分类号] B0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2-0024-06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标榜自己是一门最普遍的学问,“是”正是这种哲学用来表达最一般的对象的概念。确实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词比“是”更能普遍地表述一切东西。而研究存在的本体论,作为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也正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先验原理的体系。对“是”和“存在”是一直以来翻译上的分歧,本文在第一部分有所阐述,但在习惯上仍然采用存在这一概念。

“存在”概念一直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存在论思想首先由巴门尼德的 being 所开创,经过柏拉图的 idea 到亚里士多德最终确立。然而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存在思想陷入了危机,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他们对存在都赋予了新的含义,确立了新的形而上学,然而最终对这种危机的挽救是无效的。后来海德格尔对这一几千年来存在论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要真正把握存在论思想从确立到危机的整个过程,我们首先就要在词源上明确这一概念。

一 “存在”概念的词源追溯及逻辑分析

(一) Being: “存在”或“是”

希腊文 eimi 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是”,相当于 am,它的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 esti,相当于 is,它的不定式 einai,相当于 to be;希腊文的分

词形式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eimi 的阴性分词 ousa,中性分词 on,英文没有这种区分,只能都译为 being。巴门尼德的“being”,就是希腊语中系动词“是”(eimi)的中性动名词,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主要使用的是中性现在分词(to on),有普遍抽象的存在和诸存在物两方面的含义,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通常可以译为“是”、“存在”和“有”。而“是”与“存在”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很多著作往往讲到“是”的含义,但是仍然采用“存在”这一术语。可以说这样做的人显然已经认识到并且实际上也已经指出“to be”有不同的含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很多人却又认为不应总是根据“是”来理解和翻译,而这就造成了一种含糊其辞。而在王路看来:“‘系词’乃是从语法方面说的,而‘存在’却是从语义方面说的,或者说它不是从语法方面说的,因此‘系词’和‘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1]而其实总结看来,“是”强调其合逻辑、合理性,而“存在”则为合对象的、物质的。似乎也正是“存在”的这种合对象性,才造成人们将“存在”误当成了对象,当成了所谓的存在者和物质。

(二) substance、essence: “实体”、“本体”或“本质”

希腊文的 on,拉丁文为 ens,亚里士多德在使用它时还加上了定冠词 to,而 to on 一般被翻译为英语“being”和德语“seined”,而希腊文 ousai 是由 ousa

[收稿日期] 2014-03-16

[作者简介] 张晓兰(1984-),女,黑龙江绥化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湖南医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

形成的,它一般被翻译为英语的“substance”或“essence”,德语的“substanz”或“wesen”和汉语的“实体”或“本质”。但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英文版的问世,“substance”被牛津译者正式用来翻译“ousai”,成为了普遍的翻译,但有时也用“essence”。而“substance”,在吴寿彭的译本里被译为“本体”,汪子嵩和王太庆也明确主张译为“本体”,在苗力田的译本中则为“实体”,有时也为“本质”,而欧文斯(Owens)则用“entity”,因为“entitas”来源于拉丁系动词“sum”的现代分词“ens”,它既含有具体的意义,又保持了和“being”的核心联系。Ousia 本身就具有实体(本体)或本质的两方面的含义,一个侧重载体,一个侧重本性。而要确切的区分“本体”和“实体”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本体侧重本质和本性,而实体更侧重于实物和物体。实体相对于关系属性说的,它强调的是实存的性质。实体都具有独立性和个别性,在这一点上与本体相同。而本体剔除了相对于从属者、派生者而言其有本原存在的含义外,还包括构成实体的原理和原因的含义。而区分了这些词以后我们也有必要来追溯存在思想的西方传统的真正确立。

二 西方传统存在论的确立

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研究“to on”以来,本体论的研究和存在的思想吸引了无数哲学家,这也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形而上学的发端却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中,特别是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中。

(一)巴门尼德的 being

巴门尼德的 Being,一方面指语言逻辑,一方面指事实对象。“所有的东西将它们各自具有的特殊性都一个一个地去掉以后,最后只留下一个最普遍、最一般的共性,那就是‘存在’。”^[2]早期哲学家们大多以具有特殊性质但却富于变化性的那种事物为本原物,如水、气、火等。但其实流动变化的性质与存在是有矛盾的,本原物的经验特质和事物千差万别的存在也是有矛盾的。与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不同,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永恒的,只有“存在”存在,“非存在”是不存在的。存在是不生不灭的、连续不可分的、不动的、完满的,存在是思想的对象,存在只能由思想把握,靠感觉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意味着,巴门尼德把原来一直被视为感官对象的世界,转化成为超感官的思想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人们的感官对象世界之外、之上,另外设定了一个思想对象的世界,并且以这一思想对象的世界为本原、为真

正的实在世界,感官世界反被看作仅属于“意见”的对象。而“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分实际上体现了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批判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将人们关注的目光从纷繁杂乱、变动不居的现象引向常居单一的本质,因为只有常居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性认识的对象。唯有理性认识才能确立知识和对象的同一性,感觉世界只有被凝固、概念化才能纳入语言世界。

可以说从巴门尼德开始,世界被明确区分为感官对象和理智对象两种存在。但是,他所理解的作为理智对象的存在也并未超出直观的范围,区别只不过在于它是理智直观而已。本属理智的对象而又具有直观的实在性,似乎存在不是这也不是那,但存在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这却是无法说清楚的。这就表明,理论思维如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继续向更加抽象的方向前进,于是出现了柏拉图哲学。

(二)柏拉图的 idea

柏拉图的“理念”主要来自于巴门尼德的“存在”。他将巴门尼德的两个世界的学说明确表达为:现象世界,变化生灭的是感觉感知的对象;理念世界,真实的、永恒不变的,是理性认识的对象。理念是事物的共相、是事物存在的根据、模仿的模型。他把事物的一般性质作为共相实体从事物分离出来,变成独立的存在,形成与实物相对立的理念世界,这也是思维抽象必经的一个步骤。“在柏拉图看来,作为万物模型的本原存在所以是理念,那是因为它作为思想的对象只能以思想的形式存在,而思想的基本形式就是概念。柏拉图决不认为理念不能为人所把握,或者认为它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按照他的观点理念是同样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更加实在的存在,不同的只是它存在于天上,只有从灵魂的理智部分才能直观到它。”^[3]

巴门尼德的存在是包括万事万物的,不论什么东西,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东西都在内,它们只是一个唯一的共性,就是存在。而柏拉图的理念却只是一类事物的共性。美的花、美的人、美的画等等所有个别的美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美的理念”。“理念”是“存在”再加上某一种特殊性。而这样的存在思想的传统似乎都有那种两个世界的区分,逻辑的和事实的、真理的和意见的、理念界的和现象界的,所有的前者相对来说才是本原的和永恒的,而后者却是变动的和生灭的。

而柏拉图在划分两个世界的同时,遭遇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难题,引发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则试图将自然哲学和本体论

结合起来,而这些问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探寻本体及其原理时不能不加以思考和解决的属于理论思维中的主要问题。

(三)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思想

1、being as being:“作为存在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及其根本属性的哲学,用他自己的用语来说就是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剖析本体问题之前,对于第一哲学究竟应当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理论作了专门的探讨、研究,认为它是研究第一原因的哲学,它不是研究存在者的,而是研究存在一般,即一般地考察“作为存在的存在”。“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4]64}“作为存在的存在”与偶性相区分就是它就自身而存在,这样的存在是未作任何划分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就整体而言的存在,是普遍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指存在本身而不是存在的表现或部分。存在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被言说,但都是与本原相关的。

“事物被称为‘是’(实是)分为(1)属性之是(2)与本性(绝对)之‘是’。”^{[4]105}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突出强调了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是最基本的事物,是不动变的本体,从而他也进一步将存在区分为四种:偶性的存在;真假的存在;范畴的存在;潜能与现实的存在。而偶然属性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偶性的存在不是哲学的对象,因它更接近非存在而被排除;作为真而存在,它应依“组合与离析”为断,这里的真与假只在思想而不在事物,因它不属于对象而属于心灵状态也被排除。而这两种存在前者原为未必之“是”,后者仅为思想的演变,都不是实是中独立的一类。所以这样由范畴到实体,再到神学的进路则是关键。

2、本体:“是什么”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切感官对象,感官对象对我们呈现为一个复杂的存在系统。如果我们把它分解开来就可以看到,它包含多种多样的性质和属性,有的属于事物本身的存在,有的属于事物的质,有的属于事物的演变,有的属于事物的状态,有的属于事物的数量,有的属于事物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们都是存在的,但对构成这一事物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事物来说情况却各不相同。有的属于它的基本的存在,有的只是依附于它的存在,人是通过范畴以把握这些存在的,如果结合人关于物的判断结构分析,我们首先要提出并回答的应是“这是什么?”然后才能谈及这个“什么”的事

物是怎样一种状态、有何特性等等问题。

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何谓本体的问题归结为:要在一切存在对象里首先去判明什么是基本的存在,把它同从属的存在区分开来;要在了解事物的提问中首先回答出“是什么?”,把它同那些属性之是区别开来。“‘是’之一义为一事物是‘什么’,是‘这个’;另一义是质或量或其它的云谓之一。在‘是’的诸义中,‘什么’明显地应为‘是’的基本命意,‘什么’指示着事物之本体。”^{[4]141}我们对每一事物的认识都是从本体开始的,例如,人是“什么”?然后再进而及其质、量或处,我们必须先认识其怎是,即取消所有附加的含义,而后见到单纯的原称,则本体才是“原始实是”。

3、“怎是”与“形式”

一般人以实物为本体,“有些人认为实物之外限,即面、线、点、单位是本体,而且这些较之实物或立体更应是本体。”^{[4]142}而又有些人认为除了可感觉事物就没有别的可以为本体的,也另有些人想到了永恒本体是更为实在的。而亚里士多德从本体的性质看来,它至少可应用于四项主要对象,即“怎是”、“普遍”、“科属”和“底层”。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是既不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只有个别的事物才是第一本体,本体是一个个体即“这一个”,“似乎任何‘普遍性名词’皆不可能称为一个本体。每一事物的本体其第一义就在它的个别性——属于个别事物的就不属于其它事物;而普遍则是共通的,所谓普遍就不止一事物所独有。”^{[4]169-170}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主要是为反对柏拉图,但他同时又认为种属为第二本体,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思想自身的变化和矛盾。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排除了“普遍”,并且明确了种属在何种意义上包含了本体的含义,但他突出强调的还是“怎是”和“底层”。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一事物的怎是都属“由己”。由于什么而成为你,并不是因为你文明,文明的性质并不能使你成为你,由于你自己而成为你,这就是你的怎是。怎是应为某一事物确切的所是,并且怎是就是本体。事物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由它的“怎是”而来,而“怎是”又是事物的“由己”本性,只能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因此事物作为本体的原理在于事物的“怎是”。“我们只有认识其怎是才能认识每一事物。”^{[4]151}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底层,“是这样的事物,其它一切事物皆为之云谓,而它自己则不为其它事物的云谓。作为事物的原始底层,这就被认为是最真切的本体。”^{[4]143}就底层的本性来说,

一是以物质为底层,另一是以形状,而第三则是两者的组合。而这就体现为亚里士多德对形式和质料的区分。而所谓本体,与其说是物质,还不如说是形式与物质的组合。显然,形式与物质的组合从本性上说是后于形式的,而正是由于形式,物质才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本体即存在。而这种对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无异于又回到了柏拉图的传统。至此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确立了西方存在论传统,同时也初步提出近代认识论意义上的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讨论,而这种独断论的确立也就潜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和现代语言学转向过程中将必然出现的危机与批判。

三 传统存在论的现代发展

存在论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使命,不同的困境和命运。近代认识论转向对存在论思想传统产生了一定的震动。而笛卡尔的贡献就在于,他不再坚持古典的形而上学传统,不再以存在为核心,而是以我思、以主体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而这也标志着西方存在论传统的重大转折和革命性变革。

(一) 近代危机与最终完成

1、笛卡尔的主体性

在笛卡尔看来,以往人们认为真实可靠的感性知识,其实都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唯一清楚明白并且可靠的就是天赋观念。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笛卡尔强调“我思故我在”,强调真正的存在就是在思想着的我,“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者本性只是思想,它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5]在此笛卡尔确立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并区分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留下了二元论的困境和难题。与古典存在论传统对存在的本体论认同不同,笛卡尔确立了近代以自我为原则的传统,但是这种对自我所做的独断与古典时期对超自我的独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笛卡尔通过主体性和知识论确立了存在论的新传统。

笛卡尔所代表的唯理论认为知识来源于天赋观念,而与其派别不同的经验论则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从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而推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在于被感知。事物就是一切观念的集合,通过感知可以认识一切的存在。这种存在论思想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经验论发展到休谟就产生了彻底不可知论,他将感觉经验确立为一切知识的前提和基础,

认为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印象。休谟把经验论推向了极端,同时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也给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就开启了康德的批判形而上学之路。18世纪是存在论思想的衰落期,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很多人看来,存在论作为认识对象的超验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就是存在论思想的最后冲击。

2、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当存在论面临近代认识论和怀疑论危机之时,康德登上了存在论形而上学的舞台。在古典哲学的传统中,人们一直在追问存在,认为这是最一般、最普遍和最基础的问题,并且认为人的理性似乎可以通达一切必然性的知识,即将存在论思想作为“科学之科学”。然而,在康德看来,我们不得不应该在这样的科学思维下正视人的自由和道德的困境。在自然法则统治的世界中,人的尊严和自由是否存在?而这也正是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冲突。理性的自然法强调“是”的系词叙述式,而自由的道德法则强调“应该”的命令式。而这一问题也是与知识和形而上学问题相关的。

康德试图从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入手,强调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按照以往的存在论传统,似乎知识只有符合对象才是可靠的知识,但这样我们就无法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因为我们无法将事物的属性搬到意识中来。像哥白尼将太阳和地球的关系颠倒过来一样,康德将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也进行了颠倒。在康德看来,我们的知识需要经验基础,但同时也存在认识主体本身固有的认识形式,即知识的内容是经验的,而知识的形式是先天的,由此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它的消极后果就在于其限制了我们的认识,强调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向我们显现的部分,即“现象”,而“物自体”是无法被认识的。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样的区分也正是强调了人是有限的理性的存在,康德强调我们应该限制知识,从而为道德信仰留地盘^[6]。在康德之前的哲学,把理性或者“我思”作为存在论的第一原理,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虽然康德的“物自体”又使其陷入了不可知论,但康德的贡献就在于找回了形而上学的理性批判维度,以免陷入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困境。

3、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

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存在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古典哲学的存在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实现了形而上

学的完成与终结。他用他的辩证法完美演绎了西方存在论传统体系,使得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西方存在论成为科学之科学的理想得以实现。然而从古希腊一直走到现在的存在论却也走到了尽头。黑格尔指出经验与理智、主观与客观之间困境源于思维方式的片面性。黑格尔的“存在”不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是预先被规定和被包含在本质之中的,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存在经过自身不断的分化、统一,最终达到完美至善的存在。黑格尔强调要想扬弃康德的“物自体”,就要把认识理解为由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推动下的一个发展过程。

他提出“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强调“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者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7]10}。这一思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过,即强调实体在最严格和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诉说主体也不在主体之内。经过近代主体性的觉醒,黑格尔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主词,而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和理性。“只有当它(实体)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7]11}所以说黑格尔所强调的真正存在不是现成存在的对象,而是不断展开自我运动的发展过程。而这种扬弃和同一的过程就是通过人类精神对绝对精神的认识来实现的。绝对精神就是人类精神的绝对化。黑格尔复辟了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存在论传统,并且通过“实体即主体”和“存在即思维”解决了近代以来的认识二元论问题。然而由于强调只有思想才能认识思想,也只有精神才能把握精神,所以说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二元论,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循环论证,依旧停留在旧形而上学的框架中。

(二)现代批判与没落

黑格尔的完成与终结使哲学陷入混乱的困境,但同时也开启了存在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命运。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存在论思想一度陷入没落的危机。20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大多更是将黑格尔当做了批判的对象,对存在论形而上学的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相对于近代认识论转向来说,现代所发生的是语言学的转向,而最具转折性的人物就是尼采。他宣布了“上帝之死”也就意味着宣布了“‘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8],这也就意味着在西方存在论传统

中一直存在,并赋予存在整体价值和意义的超感性世界失效了。尼采批判一切旧形而上学,重估一切价值,认为自己的全部哲学思想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存在论思想的倒转。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乃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

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本身的遗忘发生在几千年来的整个西方存在论的传统当中。人们对存在的追问仅仅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性真理的把握,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提出了恒久的问题即“存在者是什么?”,而人们也就根据存在者所显现的“什么性”(Essentia)来思考,而在此意义上也就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是“什么”(was)来解释。整个西方存在论的传统都是在根据存在来思存在者,而根本上没有思考存在本身,因为存在本质上就不是可以被追问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看来,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存在论的源头根本不是思想本身的源头,而是对真正源头的遮蔽。只有在前苏格拉底时期,“逻各斯还没有退化为逻辑,思想的(存在论解释学的)严格性还没有被判断的严格性所冒充。最重要的是,‘存在’本身的本源的揭示力还没有被压瘪为一个最普遍又是最空洞的概念。”^[9]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整个存在论传统都没有将存在与存在者区分开来,存在从来就不是某个存在者,不是具体的存在物,而是超越的不见之于形象的。而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从“此在”(Dasein)入手,因为只有此在的在场才能开启和通达存在本身,此在是整体存在,总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海德格尔想通过语言、诗和哲学的方式克服西方存在论传统,但最终陷入思与说的两难困境,只能选择在上打叉的方式,为了思而思,为存在而存在,而这也是存在论与哲学的困境。也许这也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一样,追问存在和遗忘存在、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颠覆性的批判,也开启了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新视角。存在论与反存在论、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一直纠缠在一起,但人们对终极价值和超验存在的追问也将始终伴随着人类时代精神的发展和变迁。

[参考文献]

- [1] 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
- [2] 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

- [3] 高清海. 哲学的憧憬[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78.
- [4]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5] 北京大学哲学系.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369.
- [6] 北京大学哲学系.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240-249.
- [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8] 海德格尔. 尼采: 下[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718.
- [9] 张祥龙. 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51.

The Establishment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Ontology

ZHANG Xiao-lan, MENG L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eing” is the core concept in western metaphysics in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paper traces in the first the etymology of being concept, and expounds western traditional ontology pioneered by Parmenides, established by Plato and Aristotle. The fundamental establishment of this tradition, means that they have to distinguish the ultra perceptual world and the perceptual world, and think truth only belongs to the perceptual world. Along with turning to the modern epistemology, the unity problem of thought and Being becomes the central issue, and traditional ontology problem is deep in crisis in the modern development. From Descartes to Kant, thought of being was changed, gradually was assimilated by subject, and was completed by Hegel. At the end the paper will explain critiques of Heidegger on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thoroughly in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ontology; being; etymology of concept;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ontology; modern development

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的原因

唐金培在《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撰文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手中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腐败问题开始凸显。从腐败主体看,既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会计等单体腐败,也有成窝成串的抱团腐败;从腐败性质看,既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经济领域的腐败和失职渎职等政治领域的腐败,也有吃喝嫖赌等生活领域的腐败。腐败的具体类型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巧立名目、吃拿卡要型;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型;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型;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型;拉帮结派、扰乱选举型;优亲厚友、捞取好处型;作风粗暴、乱收滥罚型;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型;铺张浪费、好讲排场型。村干部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诱因除村干部个人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及基层党建等方面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跟不上时代步伐和形势变化所引发的。